

鄧園全書

石
林
詩
話

商孫德炯署

光緒戊申秋長沙
葉氏觀古堂重刊

重刊石林詩話序

石林詩話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文史類作一卷世無單行宋本惟左圭百川學海中有之分三卷明毛晉刻之津逮祕書者併爲一卷據晉跋稱從吳興賈人購得詩話十卷石林其一也但毛所購得者究爲何本曾未語及宋本百川學海世亦希見偶有見者明時有錢福序刻本錫山華氏活字本兩本與毛刻異處相同乾隆時何文煥編刻歷代詩話雖分三卷而字句多從毛刻道光中吾家調笙先生重刻時未見百川本

先生著吹網錄載此書跋則云據百川本重刊蓋刻成始

見之擬改刻未果錄中存其跋也

以津逮本爲主校以宋人茗溪漁隱叢

話詩人玉屑及近刻歷代詩話宋詩紀事等書卽世行

花盦本是也雖仍分三卷而增補改竄已失舊觀余于調
笙先生所校石林燕語巖下放言傳鈔本與已刻異者悉
再校刻行獨於詩話遲遲未就冀得一善本以成完書然
世無單行宋本則百川本實諸刻之祖調笙先生刻時尙
云未見是其珍祕可知余家舊有明刻百川學海卷帙完
整又調笙先生所據漁隱叢話詩人玉屑歷代詩話宋詩
紀事均有其書暇日取以參校知叢話前後集所載八十
餘條較之單刻諸本僅少六條其字句多有增改同異疑
宋時原有兩刻彼所據或直齋書錄所見之一卷本抑或
周輝清波雜誌所稱池陽刻本觀卷下劉季孫初以右班
直監饒州酒一條其中詩句杖藜攜酒看芝山清波雜誌

八云芝山乃饒州近城僧寺後池陽刻本改芝山爲前山一字不審乃失全篇之意證以今本芝山叢話引作支山支卽草書前字作之之誤是叢話所據非池陽刻本之別子卽直齋一卷之原編故字形相訛而文義差異此調笙先生所未推考者也今余刻此書悉依百川本凡津逮以下各本異文脫字但校錄於注間叢話玉屑則全錄其文附於逐條之後玉屑祇載二十餘條多與叢話相合更足見宋時所傳必有兩本後人刻之當各存其真不當互易其字然則調笙先生比之於余殆爲大輅椎輪矣至百川學海後有元陶九成說郭亦分三卷逐句逐字與百川本同卽其中訛誤之處亦無不同可知陶本源出於宋非毛

何諸刻之妄改妄補失蓋闕之義也調笙先生刻此書時

既未得百川本又未據說郭一勘實不免失之簡略何文

煥似見說郭矣如卷中元豐間嘗久旱條押綱羅漢說郭

作押載

說郭載字似刻改在行中微偏又字體略大當是原作綱後改載

何亦作押載又

高麗自太宗後久不入貢條無解換例說郭作解挽何亦

作解挽他刻皆不同此何刻得見說郭之證特不解何刻

於卷上姑蘇州學之南條慶厯間上增仁廟二字卷中慶

厯八年王則叛貝州條慶厯上增昔仁廟三字所據又誰

氏本耳余既以百川本爲主又以說郭本相同故但錄各

本之異其同者不贅列焉此外宋人駁正是書之文楸花

盦本附錄卷末其中引漁隱叢話俞紫芝及人之材力兩

條尙有韓持國兄弟入蜀歐陽修語其子棐兩條又宋陳巖肖庚溪詩話下引三尺劍蛙兩部一則兩條漏未檢引今併附入以資攷索後有讀者旣省翻檢之勞兼得異同之故雖未知視宋本如何固勝於諸本之竄改訛誤也已光緒三十有四年戊申歲九月下澣之二日裔孫德輝序

石林詩話校本序

詩話之行於世者自宋迄今無慮數百家或單行或附諸家專集其見於叢刻者凡數家石林詩話其一也毛氏津逮祕書卷帙繁多校讎未精於是書差謬尤甚予友葉君調笙爲石林後裔蒐羅少蘊公著作得建康集石林燕語巖下放言等書次第編校各成善本因病毛刻詩話之疎舛取歷代詩話所刊本及他書所引差考比輯離而出之條貫備具援據精詳可謂好學深思者矣少蘊公卒於紹興年間而是書不及南渡後人當作於靖康以前史言公因蔡京見用乃詩話推尊蘇黃不遺餘力豈猶黨人碑未立時之說耶然其論阮嗣宗附司馬氏正論不刊知公阿

比蔡京原非本心較之柳子厚於王叔文則有間而文章
之淹博才畧之貫通尤不能以一眚掩也公著書最富尤
邃於經所撰穀梁傳讞亡友朱酉生處有經訓堂舊鈔本
予曾借過適有中州之行匆匆還之未及竟讀今不知其
書在否若說經諸書更得調生爲之精校傳布不更足以
嘉惠後學哉

道光癸卯初冬後學褚逢椿謹序

石林燕語本

石林詩話余家舊有汲古本後不知爲誰何借失曩見婁東季耘松案頭鈔本曾借讀一過雖未識所從鈔出約畧卽毛氏本耳調生蒼萃諸家手輯此帙精確無遺亟應付梓當使紙貴雞林也海虞許廷誥伯緘書

南渡詩人石林與陳簡齋並稱論詩自裕學識故後人評騭有宋名家諸集多引其說撰箸百卷今惟建康集八卷存耳吾友調生爲石林詩裔旣編次是集刊行復病毛刻詩話舛誤錯出詳加勘校單詞隻字援證精詳俾叢殘之本得還舊觀事固有相待而章者卽此網羅放失述作之志存焉徒誦芬云爾哉校役屬癸卯長夏三月始畢眞石林所謂讀書避暑固是佳事致羨不已亟書其端嘉定程

石林詩話卷上

宋葉夢得撰

裔孫德輝校刊

趙清獻公以清德伏

毛晉津逮祕書本葉廷琯校刻楸花盒本均作服義並通

一世平

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
都蜀風素侈公單馬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人安其政治
聲籍甚元豐間旣罷政事守越復自越再移蜀時公將老
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旣入見先
帝問聞卿前以匹馬入蜀所携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
頓首謝故其詩有言馬尋舊路如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
者自紀其實也

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前集二十八趙清獻以清德服

一世平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
始除帥成都蜀風素侈公單車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
人安其政治聲籍甚元豐間既罷政事守越再移蜀公
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
入見先帝問聞卿前以疋馬入蜀所携獨琴鶴廉者固
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有言馬尋舊路知歸去龜放
長淮不再來自紀其實也

劉貢父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諧諢雖公卿不避與王
荆公素厚荆公後當國亦屢譴之雖每爲絕倒然意終不
能平也元豐末爲京東

毛刻作東京葉刻同此云依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按宋史及東都

事畧劉放本傳本作京東惟在元豐初

轉運使貶衡州監酒雖坐他累議者

或謂

毛刻脫此二字葉刻同此云依叢話增

嘗以時相姓名爲戲惡之也元

祐初起知襄州涪于髡墓在境內嘗以詩題云微言動相

國大笑絕冠纓流輅有餘智滑稽全姓名師儒空稷下衡

蓋盡南荆贅壻不爲辱旅墳知客卿又有續謝師厚善謔

譯

葉刻脫此字毛刻同此

詩云善謔知君意何傷衛武公蓋記前事

且以自解云

漁隱叢話前集五十五 劉貢甫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

可諧謔雖公卿不避與王荆公素厚荆公當國亦屢謔

之雖每爲絕倒然意終不能平也元豐末爲京東轉運

使貶衡州監酒雖坐他累議者或謂嘗以時相姓名爲

戲惡之也元祐初起知襄州涪于髡墓在其境內嘗以

詩題云微言動相國大笑絕冠纓流輒有餘智滑稽全
姓名師儒坐稷下衡益盡南荆贅壻不爲辱旅墳知客
卿又有續謝師厚善謔驛詩云善謔知君意何傷衛武
公蓋記前事以自解云

晏元獻公留守南郡

毛刻何文煥歷代詩話刻本同此葉刻作南都云依叢話按東都事畧晏

殊本傳作留守南京

王君玉時已爲館閣校勘公特請於朝以爲府

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從公外官帶館職自君玉始
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爲樂佳時勝日未嘗輒廢也嘗
遇中秋陰晦齋厨夙爲備公適無命旣至夜君玉密使人
伺公曰已寢矣君玉亟爲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
憑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卽索衣起徑召客治具

大合樂至夜分果月出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有佳客風月亦自如人意也

漁隱叢話前集二十六晏元獻守南都王君玉時已館

閣校勘公特請於朝以爲府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從公外官帶館職自君玉始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爲樂佳時勝日未嘗輒廢也嘗遇中秋陰晦齋厨夙爲備公適無命旣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亟爲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卽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果月出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有佳客亦自如人意也

歐陽文忠公記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
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謂河豚出於暮春食柳絮而
肥殆不然今浙人食河豚始於上元前常州江陰最先得
方出時一尾至直千錢然不多得非富人家預以金噉
漁人未易致二月後日益多一尾纔百錢耳柳絮時人已
不食謂之斑子或言其腹中生蟲故惡之而江西人始得
食蓋河豚出於海初與潮俱上至深春毛刻何刻葉刻作春深其類
毛刻誤數葉刻稍流入於江葉刻下有西字公吉州人故
同此云依叢話所知者江西事也葉刻也作而已云依叢話

漁隱叢話前集三十一 歐公謂河豚出於暮春食柳絮

而肥殆不然今浙人食河豚於上元前江陰最先得方

出時一尾直千錢然不多得非富人大家預以金噉漁人未易致二月後日益多一尾纔百錢耳柳絮時人已不食謂之斑子或言其腹中生蟲故惡之而江西人方得食蓋河豚出於海初與潮俱上至春深其類稍流入於江西公吉州人故所知者江西事而已

姑蘇州學之南積水瀾數頃傍有小山高下曲

毛刻脫曲字何刻葉

刻同此

折相望蓋錢氏時廣陵王所作既積土

葉刻下有爲字云依叢話

增山因以其地瀦水今瑞光寺卽其宅而此其別圃也慶

曆間

何刻慶曆上有及仁廟三字

蘇子美謫廢以四十千得之爲居旁

毛刻何刻

水作亭曰滄浪歐陽文忠公詩所謂清風明月

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既死其後不能保遂

屢易主今爲章僕射子厚家所有廣其故址爲大閣又爲堂山上亭北跨水復有山名洞山章氏併得之旣除地發其下皆嵌空大石又得千餘株亦廣陵時所藏益以增累其隙兩山相對遂爲一時雄觀土地蓋有所歸也

漁隱叢書前集

姑蘇州學之南積水瀾數十頃

傍有小山高下曲折相望蓋錢氏時廣陵王所作旣積土爲山因以爲池瀦水瑞光寺卽其宅而此其別圃也慶厯間子美謫廢以四十千得之爲居旁水作亭曰滄浪歐公詩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旣死其孤不能保遂屢易主今爲章子厚家所有廣其故地爲大閣又爲堂山上亭北跨水復有山名

洞山章氏併得之既除地發其下皆歎空大石又得千
餘樹亦廣陵時所藏益以增累其隙兩山相對遂爲一
時雄觀土地各有所歸也

王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
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鳴
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
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閑容與之態耳而
字字細攷之若經毛刻誤輕葉刻同此云隲括權衡者其

用意亦深刻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

其末篇有云名譽子真毛刻誤貞葉刻同此云依叢話及玉屑按漢書王吉傳序本作真

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

數月復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
毛刻下有只字何
刻葉刻只作至今集中兩本並存

漁隱叢書前集三十六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

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
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鳴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
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
歸遲但見舒閑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考之皆經櫟括
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
詩往返數四其末篇云名譽子真居谷口事功新息困
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取本追改云
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

宋魏慶之詩人玉屑十七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

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鳴絲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閑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攷之皆經隲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云名譽子真傳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傳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

蔡天啟云荆公每稱老杜鈞簾宿鷺起丸藥流鶯轉之句

以爲用意高妙五字之模楷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捫虱坐

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語以爲得意然不能舉全篇余

嘗頃何刻葉刻並作頃嘗以語薛肇明肇明後被旨編公集葉刻下有徧字

云依叢話玉屑增求之終莫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聯未嘗成章也

漁隱叢話前集三十三蔡天啟言荆公每稱老杜鈎簾

宿鷺起丸藥流鶯轉之句以爲用意高峭五字之模楷

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

詩以爲得意然不能舉全篇余頃嘗以語薛肇明肇明

時被旨編公集徧求之終莫之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聯

未嘗成章也

詩人玉屑十七蔡天啟言荆公每稱老杜鈎簾宿鷺起

丸藥流鶯轉之句以爲用意高妙五字之模楷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詩以爲得意然不能舉全篇余頃嘗以語薛肇明肇明時被旨編公集徧求之終莫之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聯未嘗成章也

禪宗論雲間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眾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爲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爲序予嘗戲謂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

葉刻下有以字云
依叢話玉屑增

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

爲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

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爲截
斷眾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

漁隱叢話前集九

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

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眾流句謂
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爲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
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爲序余嘗戲爲學子言老杜
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以波飄菰米沉雲黑露
冷蓮房墜粉紅爲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
鳩乳燕青春深爲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迥柴門闕五
月江深草閣寒爲截斷眾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
歐陽文忠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爲主故其言多平易

疎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

往遂失於快直

遂失於快直毛刻作遂失
真葉刻同此云依叢話

傾困倒廩無復

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

昔

毛刻作惜葉刻同此云依叢話
及玉屑按歸田詩話亦作昔

爲身累肉食

毛刻誤食
肉葉刻同

此云依叢
話及玉屑

何人與國謀此自是兩段大議論而抑揚曲折

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

者亦未易比言意所會要當如是乃爲至到

漁隱叢話前集

卷一

歐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爲

主故其詩多平易疎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

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直傾困倒廩無復餘

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

昔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是兩段大議論而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所會處如是乃爲至到

詩人玉屑十七

歐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爲主故其

詩多平易疎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直傾圮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昔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是兩段大議論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所會處如是乃爲至到

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附緣城而下

毛刻誤不何刻同此葉刻亦同此云依叢

話

可策杖往來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城因

以其地導溪水瀦之略廣百餘畝中爲橫堤初但有其東

之半耳其西廣於東增倍而水不甚深宋莒公爲守時因

起黃河春夫

葉刻下有使字
云依叢話增

浚治之始與西相通則其詩

所謂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者也其後韓持

國作大亭水中取其詩名之曰展江然水面雖濶西邊終

易堙塞數十年來公厨規利者遂涸以爲田歲入纔得三

百斛以佐釀酒而水無幾矣予爲守時復以還舊稍益開

浚渺然真有江湖之趣莒公詩更有一篇中云向晚舊灘

都浸月過寒新木

毛刻何刻葉
刻並作水

便生煙

葉校云按侯鯖錄
作向夕舊灘都浸

月邊空新樹便留煙鮑廷博校本引石林詩
話下句云過寒新木便留煙與此本稍異

尤風流有味

而世不傳往往但記前聯耳

葉刻校云按侯鯖錄荅公詩二聯實同在一篇

漁隱叢書前集

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緣附而

下可策杖往來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城
因以其地導潁水瀦之略廣百餘畝中爲橫堤初但有
其東之半耳其西廣於東增倍而水不甚深宋莒公爲
守時因起黃河春夫使浚治之始與西相通則詩所謂
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者也其後韓持國
作大亭水中取其語名之曰展江然湖水面雖濶西邊
終易堙塞數十年來公厨規利者遂涸以爲田歲入纔
得三百斛以佐釀酒而水無幾矣余爲守時復以還舊
稍益開濬渺然真有江湖之趣莒公詩更有一篇中云

向晚舊灘都浸月過寒新木便生煙尤風流有味而世不傳往往但記前聯也

賈文元曲水園在許昌城北有大竹三十餘畝潁河貫其中以入西湖最爲佳處初爲本州民所有文潞公爲守買得之潞公自許移鎮北門而文元爲代一日挈家往游題詩壁間云畫船載酒及芳辰丞相園林潁水濱虎節麟符拋不得却將清景付閑人遂走使持詩寄北門潞公得之大喜卽以地券歸賈氏文元亦不辭而受然文元居京師後亦不復再至園今荒廢竹亦殘毀過半矣

漁隱叢話前集二十八賈文元曲水園在許昌城北有

大竹三十餘畝潁河貫其中以入西湖最爲佳處初爲

本州民所有潞公爲守買得之潞公自許徙鎮北門而
文元爲代一日挈家往游題詩壁間云畫船載酒及芳
辰丞相園林潞水濱虎節麟符拋不得却將清景付閑
人遂走使持寄北門潞公得之大喜卽以地券歸賈氏
文元亦不辭而受然文元居京後亦不復再至園今荒
廢竹亦殘毀過半矣

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鬚髮卽盡白雖

立朝孤峻

毛刻誤峻葉刻同此葉云毛刻作皎蓋未細審毛刻是峻耳

凜然不可屈而

不爲奇節危行雍容持守不以有所不爲爲賢而以得其

所爲爲幸

毛刻以字下作得其爲爲所幸葉刻同此云依叢話

歐陽文忠公素出其

門公謝事居宋文忠適來爲守相與歡甚公不甚飲酒惟

賦詩唱酬是時年已八十然憂國之意猶慷慨不已每見於色歐陽嘗和公詩有云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常自諷誦當時以謂何刻葉刻作爲不惟曲盡公志雖其形貌亦在模寫中也

漁隱叢話前集二十七

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

年過四十鬢髮卽盡白雖立朝孤峻凜然不可屈而不爲奇節危行雍容持守不以有所不爲爲賢而以得其所爲爲幸歐公素出其門公謝事居宋歐適來爲守相與甚歡公不甚飲酒惟賦詩唱酬是時年八十然憂國之意猶慷慨不已每見於色歐公嘗和詩有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常自諷誦當時

以謂不惟曲盡公志雖其形貌亦在模寫中也

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韓丞相玉汝

玉汝毛刻葉刻並作名纘

自樞密

院都承旨出分畫玉汝有愛妾劉氏將行劇飲通夕且作

樂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忽中批步軍司遣兵爲

毛刻

作馬葉刻同此云依叢話及宋詩紀事

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測所因久之

方知其自樂府發也蓋上以恩禮待下雖閨門之私亦恤之如此故中外士大夫無不樂盡其力劉貢父玉汝姻黨卽作小詩寄之以戲云嫖姚不復顧家爲誰謂東山久不歸卷耳幸容携婉變皇華何啻有光輝玉汝之詞由此亦遂盛傳於天下

漁隱叢話前集二十八

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玉汝自

樞密都承旨出分畫玉汝有愛妾劉氏臨行劇飲通夕
且作樂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忽詔步軍司遣兵
爲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其自樂府
發也劉貢甫玉汝姻黨卽作小詩寄以戲之云票姚不
復顧家爲誰謂東山久不歸卷耳幸容携婉孌皇華何
啻有光輝玉汝之詞由此亦盛傳於天下

神宗皇帝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盡孝道慈聖太后嘗以
乘輿服物未備因同天節作珠子鞍轡爲壽神宗一御於

禁中後藏去不復用一日與兩宮幸後苑賞花慈聖

毛刻作壽

葉刻同此輦至神宗卽降步親扶慈聖出輦屢却不從聞

云依叢話者太息慈聖上僊李奉世時爲侍郎進挽詩有云

毛刻無此字葉

刻同此云
依叢話增
珠羈昔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非蓋記此二

事神宗覽之泣下

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五神廟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盡

孝道慈聖太后嘗以乘輿服物未備因同天節作珠子
鞍轡爲壽神宗一御於禁中後藏去不復用一日與兩
宮幸後苑賞花慈聖輦至神廟卽降步親扶慈聖屢却
不從聞者太息慈聖上仙李奉世爲侍郎進挽詩有云
珠羈昔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非蓋紀二事神廟覽
之泣下

蔡天啟云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警句文潛舉退之暖
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

爲集中第一

詩人玉屑十五 蔡天啟言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

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
月曙門掩候蟲秋皆集中第一

司馬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歸始至洛中嘗以詩
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
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眞得策未逢危辱早

葉刻

作好云與上複今
依叢話及紀事

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羸取閭閻鶴髮

翁出處大節世固不容復議是時雖以論

葉刻下有事字
云依叢話補

不合去而神宗眷禮之意愈厚然猶以避煩畏辱爲言況
其下者乎元祐初起相至是十七年矣度公之意初蓋未

嘗以自期也

漁隱叢話前集二十八温公熙甯間自長安得請留臺

而歸始至洛中嘗有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
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
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羸取
閭閻竊髮翁出處大節世固不容復議是時雖論事不
合去而神宗眷禮之愈厚然猶以避煩畏辱爲言況其
下者乎元祐初起爲相至是十七年矣度公之意初蓋
未嘗以自期也

外祖晁君誠

葉刻作成云依紀事按書錄解題云晁君成

郡齋讀書志

云族祖新成府君字君成早登進士

第爲新城令以沒蘇子瞻嘗稱其詩清厚靜深善詩蘇

子瞻爲集序所謂温厚靜深如其爲人者也黃魯直常誦

其小雨悒悒人不寐卧聽羸馬齧殘蔬

葉刻作芻云毛刻作蔬卽蔬字今依

叢話叢話誤加草頭作芻字

愛賞不已他日得句云馬齧枯其喧午夢

誤驚風雨浪翻江自以爲工以語舅氏無咎曰吾詩實發於乃翁前聯余始聞舅氏言此不解風雨翻江之意一曰愁於逆旅聞傍舍有澎湃鞞鞞之聲如風浪之厯船者起視之乃馬食於槽水與草齧齧葉刻作齧於槽間而爲此聲方悟魯直之好奇然此亦非可以意索葉刻下有殆字云依叢話增適相遇而得之也

漁隱叢話前集四十九外祖晁君誠善詩蘇子瞻所謂

温厚靜深如其爲人者也黃魯直嘗誦其小雨悒悒人

不寐卧聽羸馬齧殘藜愛賞不已他日得句云馬齧枯
其喧午枕夢驚風雨浪翻江自以爲工以語舅氏無咎
曰吾詩實發於乃翁前聯余始聞舅氏言不解風雨翻
江之意一日憇於逆旅聞旁舍有澎湃鞞鞞之聲如風
浪之歷船者起視之乃馬食於槽水與草齟齬於槽間
而爲此聲方悟魯直之好奇然此亦非可以意索殆適
相遇而得之也

元豐間蘇子瞻繫大理獄神宗本無意深罪子瞻時相進
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軾固有罪然
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
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之句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軾以

爲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

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章子厚

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嘗以語余且以醜毛刻作危

言詆時相曰人之害物無所忌憚有如是也王定國

叢話錄云王和父嘗言蘇子瞻在黃州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

軾嘗有此心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

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卧龍豈人

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覆人家族耶禹玉曰此舒

引並引石林詩話云二說未知孰是

漁隱叢話後集四十六元豐間蘇子瞻繫御史獄神宗

本無意深罪子瞻時相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

意神宗改容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

之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原無曲處歲寒惟有蟄龍
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軾以爲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
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
詠檜何與朕事時相語塞子厚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
子厚嘗以語余且以醜言詆時相曰人之害物無所忌
憚有如是也

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
兩聯雖見唐人小說中其實佳句也鄭谷詩睡輕可忍風
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意蓋與此同然論其格力適堪揭
酒家壁與市人書扇耳天下事每患自以爲工處着力太
過何但詩也

漁隱叢話前集二十八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

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唐人小說其實佳句也鄭谷詩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蓋與此同然論其格力適堪揭酒家壁與爲市人書扇耳天下事每患自以爲工處着力太過何但詩也

詩人玉屑八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唐人小說其實佳句也鄭谷詩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蓋與此同然論其格力適堪揭酒家壁與爲市人書扇耳天下事每患自以爲工處着力太過何但詩也

蜀人石

毛刻誤君葉刻同此云依叢話玉屑

翼黃魯直

葉刻下有在字云依叢話玉屑增

黔

中時從游最久嘗言見魯直自矜詩

葉刻云毛刻無詩字今依叢話玉屑增

按毛刻有詩字葉誤校

一聯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卽江山

以爲晚年最得意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蓋不欲以

常語雜之

葉校云按避暑錄話誦魯直此聯者眉州人石長卿疑卽翼字也

然魯直自有

山圍燕坐圖畫出水作夜窗風雨來之句余以爲氣格當勝前聯也

漁隱叢話前集四十一

蜀人石翼黃魯直在黔中時游

從最久嘗言見魯直自矜詩一聯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卽江山以爲晚年最得意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蓋不欲以常語雜之然魯直自有山圍燕坐圖畫出水作夜窗風雨來余以爲氣格當勝前聯也

詩人玉屑十八 蜀人石翼黃魯直在黔中時游從最久
嘗言見魯直自矜詩一聯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
畫卽江山以爲晚年最得意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
篇蓋不欲以常語雜之然魯直自有山圍燕坐圖畫出
水作夜窗風雨來余以爲氣格當勝前聯也

詩下雙字極難須使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外精
神興致全見於兩言方爲工妙唐人記水田飛白鷺夏木
轉黃鸝爲李嘉祐詩王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
好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爲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
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號令之精彩數倍不然如嘉祐
本句但是詠景耳人皆可到要之當令如老杜無邊落木

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與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
龍一吟等乃爲超絕近世王荆公新秋浦澱綿綿靜薄晚
園林往往青與蘇子瞻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
春皆可以追配前作也

漁隱叢話前集

五

詩下雙字極難須是七言五言之

間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與致全見於兩言方爲工妙
唐人記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爲李嘉祐詩摩詰竊
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好漆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
詰爲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
號令之精彩數倍不然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人皆可
到要之當令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袞袞

來與江天漠漠鳥飛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等乃爲超絕
近世王荆公新霜浦漵綿綿白薄晚林巒往往青與蘇
子瞻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此可以追配
前作也

詩人玉曆六

詩下雙字極難須使七言五言之間除去

五字三字外精神興致全見於兩言方爲工妙唐人記
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爲李嘉祐詩摩詰竊取之非
也此兩句好處正在溱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爲嘉
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號令之
精彩數倍不然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人皆可到要之
當令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袞袞來與江

天漠漠烏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等乃爲超絕近世王
荆公新霜浦澈綿綿白薄晚林巒往往青與蘇子瞻浥
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此可以追配前作也
詩終篇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蘇子瞻林行婆家初閉戶
翟夫子舍尙留關始讀殆未測其意蓋下有娟娟缺月黃
昏後嫋嫋新居紫翠間繫瀕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鉞
山四句則入頭不怕放行甯傷於拙也然繫瀕羅帶割愁
劍鉞之語大是險譎亦何可屢打

漁隱叢話前集四十一

詩篇當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

蘇子瞻詩林行婆家初閉戶翟夫子舍尙留關始讀殆
不可測其意蓋下有連娟缺月黃昏後縹緲新居紫翠

間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鋸山四句則入頭不
怕放行甯傷初拙也然繫悶羅帶割愁劍鋸之語大是
險譎亦何可屢打也

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常

毛刻作嘗葉刻
同此云依叢話

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盡爲工至老杜述懷北征
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然八哀八
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此乃揣骨聽聲
耳其病蓋傷於多也如李邕蘇源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
痛刊去僅各取其半方爲盡善然此語不可爲不知者言
也

漁隱叢話前集十一

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韻

者蓋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傾倒爲工至述懷
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古今絕唱然八
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此乃揣
骨聽聲耳其病蓋傷於多也如李邕蘇源明詩中極多
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取其半方盡善然此語不可爲不
知者言也

江干初雪圖真蹟藏李邦直家唐螭

葉刻下有紙字
云依叢話補

本世

傳爲摩詰所作末有元豐間王禹玉蔡持正韓玉汝章子
厚王和甫張邃明安厚卿七人題詩建中靖國元年韓師
樸相邦直厚卿同在二府時前七人者所存惟厚卿而已
持正貶死嶺外禹玉追貶子厚方貶玉汝和甫邃明則死

久矣故師樸繼題其後曰諸公當日聚巖廊半謫南荒半
已亡惟有紫樞黃閣老再開圖畫看瀟湘是時邦直在門
下厚卿在西府紫樞黃閣謂二人也厚卿復題云曾游滄
海困驚瀾晚涉風波路更難從此江湖無限興不如祇向
畫圖看而邦直亦自題云此身何補一毫芒三辱清時政
事堂病骨未爲山下土尙尋遺墨話存亡余家有此模本
並錄諸公詩續之每出續之每出葉刻作每出讀之云依叢話慨然自元豐
至建中靖國幾三十年諸公之名宦亦已至矣然始皆有
願爲圖中之游而不暇得故禹玉云何日扁舟載風雪却
將蓑笠伴漁人玉汝云君恩未報身何有且寄扁舟夢想
中其後廢謫流竄有雖死不得免者而江湖間此景無處

不有皆不得一償厚卿至爲危辭蓋有激而云豈此景無

葉刻作真云依叢話按當從葉刻作真不可得亦自不能踐其言耳

漁隱叢話前集二十八江干初雪圖真蹟藏李邦直家

唐蠟紙本世傳王摩詰所作末有元豐王禹玉蔡持正韓玉汝章子厚王和甫張邃明安厚卿七人題詩建中靖國元年韓師樸相邦直厚卿同在二府前七人所存唯厚卿而已持正貶死嶺外禹玉追貶子厚方貶玉汝和甫邃明謫死久矣故師樸繼題其後云諸公當日聚巖廊晚謫南荒半已亡惟有紫樞黃閣老再開圖畫看瀟湘是時邦直在門下厚卿在西府紫樞黃閣謂二人也厚卿復題云曾游滄海困驚瀾晚涉風波路更難從

此江湖無限景不如祇向畫圖看而邦直亦有題云此
身何補一毫芒三辱清時政事堂病骨未爲山下土嘗
尋遺墨話存亡余家併錄諸公詩每出讀之慨然自元
豐至建中靖國幾三十年諸公之名宦亦已至矣然始
皆有願爲圖中之游而未暇得故禹玉云何日扁舟載
風雪却將蓑笠伴漁人玉汝云君恩未報身何有且寄
扁舟夢想中其後廢謫流竄有雖死不得免者而江湖
間此景無處不有皆不得一償厚卿至爲危辭蓋有激
而云豈此景真不可得亦自不能踐其言耳

韓持國雖剛果特立風節凜然而情致風流絕出流輩許
昌崔象之侍郎舊第今爲杜君章家所有廳後小亭僅丈

餘舊有海棠兩株持國每花開時輒載酒日飲其下竟謝而去歲以爲常至今故老猶能言之余嘗於小亭柱間得公二絕句其一云濯錦江頭千萬枝當年未解惜芳菲而今得向君家見不怕春寒雨濕衣尙可想見當時氣味韓忠憲公嘗帥蜀持國兄弟皆侍行尙少故前兩句云爾其二云長條無風亦自動柔艷著雨更相宜漫其後句曾存之家池中島上亦有海棠十許株余爲守時歲亦與王幼安諸人席地屢飲然此公勝處不能繼也

漁隱叢話前集二十八韓持國雖剛果特立風節凜然

而情致風流絕出時輩許昌崔象之侍郎舊第今爲杜君章所有廳後小亭僅丈餘有海棠兩株持國每花開

輒載酒日飲其下竟謝而去歲以爲常至今故吏猶能
言之余嘗於小亭柱間得公二絕句其一云濯錦江頭
千萬枝當年未解惜芳菲而今得向君家見不怕春寒
雨濕衣尙可想見當時氣味韓忠獻公嘗帥蜀持國兄
弟皆侍行尙少故前句云爾其二云長條無風亦自動
柔艷著雨更相宜漫其後句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辭

爲一莫見其安排鬪湊之迹蘇子瞻嘗爲人作挽詩云豈

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毛刻誤月葉刻已辰年此乃天

生作對不假人力温庭筠詩云葉刻作亦云依叢有用甲

子相對者云風卷蓬根屯戊巳月移松影守庚申兩語本

不相類其題云與道士守庚申時聞西方有警事解后適
然固不可知然以其用意附會觀之疑若得此對而就爲
之題者此蔽於用事之弊也前輩詩材亦或預爲儲畜然
非所當用未嘗強出余嘗從趙德麟假陶淵明集本蓋子
瞻所閱者時有改定字末手題兩聯云人言盧杞是姦邪
我覺魏公真嫵媚又槐花黃舉子忙促織鳴懶婦驚不知
偶書之耶或將以爲用也然子瞻詩後不見葉刻下有有
字云依叢話
增此語則固無意於必用矣王荆公作韓魏公挽辭云木
稼曾聞達官怕山頽今見哲人萎或言亦是平時所謂刻
何刻葉
刻作得魏公之薨是歲適雨木冰前一歲華山崩偶有二
事故不覺耳按魏公薨於神宗熙寧八年宋史神宗本紀
及五行志八年有雨木冰之前一歲無華

山崩之事殆宋史失載耳宋李壁註荆公詩云元豐初兩木冰又華山崩爲魏公薨之應元豐在熙寧後則誤甚矣

漁隱叢話前集四十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

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辭爲一莫見其安排闕湊之迹蘇子瞻嘗作人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己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人力温庭筠詩亦有甲子相對者云風卷蓬根屯戊己月移松影守庚申兩句本不相類其題云與道士守庚申時聞西方有警事解后適然固不可知然以其用意附會觀之疑若得此句而就之爲題者此蔽於用事之弊也

詩人玉屑七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

後用之則事辭爲一莫見其安排闕湊之迹蘇子瞻嘗

作人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己辰年此乃
天生作對不假人力

漁隱叢話前集

卷三

前輩詩材亦或預爲儲蓄然非

所當用未嘗強出余嘗從趙德麟假陶淵明集本蓋東
坡所閱者時有改定未有手題兩聯云人言盧杞是姦
邪我覺魏公眞嫵媚又槐花黃舉子忙促織鳴懶婦驚
不知偶書之也或將以爲用也然子瞻詩不見有此語
則固無意於必用矣荆公作韓魏公挽詞云木稼曾聞
達官怕山頽今見哲人萎或言亦是平時所得魏公之
薨是歲雨木冰前一歲華山崩偶有二事故不覺耳
世言社日飲酒治龔不知其何據五代李濤有春社從李

昉求酒詩云社公

葉校云按李文正公談錄載此詩作社翁

今日沒心情爲乞

毛刻作乞爲何刻葉刻同此葉云按李文正公談錄作爲乏

治龔酒一瓶惱亂玉堂將

欲徧依稀巡到第三廳昉時爲翰林學士有月給內庫酒

故濤從乞之則其傳亦已久矣社公濤小字也唐人在慶

侍下雖官高年

葉刻下留口云毛刻年下缺一字他本亦無之今仍其舊

皆稱小字濤

性疎達不羈善諧謔與朝士言亦多以社翁自名聞者無

不以爲笑然亮直敢言後官亦至宰相

韓退之雙鳥詩殆不可曉頃嘗以問蘇丞相子容云意似

是指佛老二學以其終篇本末考之亦或然也

漁隱叢話前集十七

雙鳥詩殆不可曉頃嘗以問蘇丞

相子容云意似是指佛老二學以其終篇本末考之亦

或然也

杜子美病柏病橘枯櫻枯柎四詩皆興當時事病柏當爲

明皇作與杜鵑行同意枯櫻比民葉刻下有力字之殘困

則其篇中自言矣枯柎云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當爲

房次律之徒作惟病橘始言惜哉結實小酸澀如棠梨末

以比荔枝勞民疑若指近倖之不得志者自漢魏以來詩

人用意深遠不失古風惟此公爲然不但語言之工也宋按

黃鶴杜詩補遺註云病柏傷郭英義爲崔旰所殺或謂傷明皇病橘借楊貴妃嗜荔枝亦所以警嗣君說亦可採

病柏病橘枯櫻枯柎四詩皆當時

事病柏當爲明皇作與杜鵑行同意枯櫻皆民力之殘

困其篇中自言矣枯柎云猶含棟梁具無復雲霄志當

爲房次律之徒作惟病橘始言惜哉結實小酸澁如棠梨末以比荔枝勞民疑若指近倖之不得志者自漢魏以來詩人用意深遠不失古風惟此爲然不但語之工也

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喏二字辯晉書所載石崇豆粥

咄嗟而辦爲誤以喏爲嗟非也孫楚詩自有三命皆有極

咄嗟不可保葉校云按文選此詩作安可保之語此亦葉刻作又云依叢話豈是以

喏爲嗟古今語言固有各葉刻下有出字云依叢話補於一時本不與

後世相通者咄嗟皆聲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葉刻下有嗟字

云叢話作喏按野客叢書有訂正此書一條舉此文咄下作嗟今從之殷浩所謂咄咄逼人

蓋拒物之聲嗟乃歎聲咄嗟猶言呼吸疑是晉人一時語

故孫楚亦云爾

漁隱叢話前集

劉貢甫以司空圖詩中咄喏二字辨

晉書所載石崇豆粥咄嗟爲誤以喏爲嗟非也孫楚詩自有三命皆有極咄嗟不可保之語此又豈是以喏爲嗟古今語言固自各出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者咄嗟皆聲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喏殷浩所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歎聲咄嗟猶言呼吸疑晉人一時話故孫楚亦云耳

頃見晁無

葉刻作无

咎舉魯直詩人家圍橘柚秋色老梧桐張

文潛

毛刻下有云字葉刻同此云毛刻云字似衍文今依叢話

斜日兩竿眠犢晚春波

一眼去鳧寒皆自以爲莫能及

漁隱叢話前集五十一頃見晁無咎舉文潛斜日兩竿

眠犢晚春波一眼去鳧寒自以為莫能及

詩人玉屑十八頃見晁無咎舉文潛斜日兩竿眠犢晚

春波一頃去鳧寒自以為莫能及

王荆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入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為戲或者謂前

無此體自公始見之余讀權德輿集其一篇云藩宣秉戎

寄衡石崇位勢

葉刻作勢位云依叢話及玉屑

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媿

樵蘇則為愜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宦

毛刻誤官葉刻同此云依玉屑

陳農畝利家林類巖巘負郭躬

毛刻空二口葉刻同補

忌毛刻誤志葉刻同滿寵生嫌養蒙恬勝智疎鐘皓月曉此云依叢話玉屑

晚景

毛刻空一。葉刻同。此云依叢話玉屑補。

丹霞異澗谷永不緩山梁冀

此句

毛刻作山川景梁冀葉無累頗符生肇學得展禽尙志

此句

毛刻作無異頗符生學展禽尙志學得展禽志云依叢話玉屑按陔餘叢考引此二語頗符

生肇學得展禽尙志與毛刻亦小異從此直不疑支離疎世事則德輿已嘗

爲此體乃知古今文章之變殆無遺蘊德輿在唐不以詩

名然詞亦雅暢此篇雖主意在立別體然亦自不失爲佳

製也

漁隱叢話前集二十六荆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

留得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

中蓋以文爲戲或者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余讀權

德輿集其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勢位年紀信不

留弛張良自愧樵蘇則爲愜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官尊
每陳農畝利家林類巖巘負郭躬斂積忌滿寵牛嫌養
蒙恬勝利疎鐘皓月曉晚景丹霞異澗谷永不變山梁
冀無累論自王符肇學得展禽志從此直不疑支離疎
世事則權德輿已嘗爲此體乃知古今文章之變殆無
遺蘊德輿在唐不以詩名然詞亦雅暢此篇雖主意在
別立體然不失爲佳製也

詩人玉屑

荆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

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
爲戲或者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余讀權德輿集其
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勢位言紀信不留弛張良

自愧樵蘇則爲愜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宦尊每陳農畝
利家林類巖巘負郭躬斂積忌滿寵生嫌養蒙恬勝利
疎鐘皓月曉晚景丹霞異澗谷永不變山梁冀無累論
自王符肇學得展禽志從此直不疑支離疎世事則權
德輿已嘗爲此體乃知古今文章之變殆無遺蘊德輿
在唐不以詩名然詞亦雅暢此篇雖主意在別立體然
不失爲佳製也

石林詩話卷上